

## 那时他叫孙牧心

现在想来,我更敬佩他在57岁后,还勇敢地走出国门,漂泊异乡。他曾说过:“一切崩溃殆尽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在绝望中求永生。’”如果他当年不是决然地悄无声息地出走,或许不会有今天如此不同凡响的归来。他极有可能淹没于滚滚红尘,或是消失于漫漫俗世,从而使世间不曾有过木心。

他是以出走这样的方式,实现了人生的自我救赎及生命的自我涅槃。然后再用归来证明他的存在和价值,这是他所崇尚的尼采式的迥然独立与精神取向。

2011年12月,85岁的木心终于老于故乡。在他弥留之际,看着木心美术馆的设计图,喃喃地讲:“风啊,水啊,一顶桥。”风啊,水啊,是自然界自由的精灵,是尘世间匆匆的过客,他是眷恋,还是告别?反正他是通过这顶桥上从穷碧落的彼岸走向了心无挂碍的彼岸。

我在《岁月留香巴老》一文的开头写道:“如果和大师相处在同一时代而无缘相识或相见的话,那也许也是人生的遗憾。但仔细想想,只要能承受到大师的思想光泽和人文精神,也就是人生幸事了。”

近年来,那位“横穿出世”,颇受文学艺术界关注的木心,据说他的散文与福克纳、海明威的作品一起被收入《美国文学史》教程。他在我国宝岛台湾和纽约华人圈中被称为深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师。他的“木心故居”和“木心美术馆”也成为江南古镇乌镇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我与木心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曾一起办展览相识共事一年多,天天相见,现在看来也算是幸事了。

1980年初,当时的上海市手工业局在上海工业展览中心搞了个

## 我所认识的木心(上)

◆ 王琪森

木心曾自嘲为“文学的鲁宾逊”,被称为有些神秘的“归来的局外人”。作者以客观朴实的笔触回忆了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一段日子。



木心

《上海市工艺美术展销会》。这是一个规模甚大,且常设性的以外销为主的会展,将展览中心的西二馆全部包了下来,展出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集中了上海及全国各地的工艺美术精品,如玉雕、牙雕、木雕、瓷器、漆器、铜器、珠宝、首饰及书画、篆刻、文房用品等,共计有3万多种展品。在当时的上海乃至海外颇有影响,有“东方艺术宫”之称。为了设计布展,手工业局从当时的工艺美术系统中抽调了一部分会画画写的人员成立了设计组。我也忝列其中,来到了西二馆二楼夹层的工作室。

木心那时叫孙牧心,他是设计组的负责人,工美展销会那三个环节的会标就是他设计的。他当时已55岁,中等身材,面容清瘦,眼睛很大,且微凹而带有稍黑的眼罩,嘴巴也大,嘴角微微向上翘起,显得颇为自信,总之外貌有些洋气。他说话的话速缓慢而声调不高,是那种带有浙江乡音的老派上海话。他当时正

在装牙齿,全口牙拔得仅剩门牙两颗,因此说话也有些漏风。只是他的穿着给我的感觉很另类,如在深秋,我们都已穿着外套长裤,他却是上身一件大红短袖T恤,下是一条西短裤。

那时对人的了解大都是背后议论或小道消息,有人说他是大地主出身,曾去过台湾,后来在四九年又回来了。他不仅会画画,而且钢琴也弹得不错。吃过几趟官司(坐牢),一直在厂里(上海创新工艺品厂)监督劳动,现在总算平反了,他从未结过婚。当时手工业局的局长胡铁生是一位喜欢书画篆刻的老干部,对他颇赏识。不仅请他参加工美展销会的筹备,还担任了设计负责人。在此我也纠正“百度”木心介绍中两个不确切之处:一是说他曾任上海市工艺美术中心总设计师,应是上海工艺美术展销会,后改为上海工艺品展销公司。二是说他在1977年-1979年间遭遇软禁,他1978年就出来工作了。

尽管老孙是设计组的负责人,但他却没有什么架子,对人友善,讲话客气,布置工作也是用商量的语气,而且颇幽默,喜欢讲“喜话”(玩笑)。因此,设计组里的几个年轻人比较喜欢和他接触,那时我是文艺青年,所以也时常和他聊聊文学,如法国的雨果、左拉、巴尔扎克、莫泊桑、福楼拜等,他说他喜欢梅里美,他文字好,干净。福楼拜也不错,他擅长结构。如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哈代、夏洛蒂·勃朗特等,他说莎士比亚有些不可思议。如俄国的普希金、托尔斯泰、果戈里、契可夫、肖洛霍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他说普希金是真正的诗人,他有诗性精神,而托尔斯泰有殉道精神。他对十二月党人似乎很推崇,说他们也是很有殉道精神的。当然也谈我国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但他对徐志摩、戴望舒、李金发更感兴趣,说他们有真性情。那大都是在花香弥漫的午间休息,或是在夕阳西下的傍晚时分,我们利用

## 上海方城

余之



## 2.“皇宫”里的一男三女

这个远亲从中捞了一笔“人贩费”,老鸨先是甜言蜜语,认“干女儿”什么的,其实就是让她接客卖身,老鸨软硬兼施,久而久之,女人也就顺从了。这个女人后来遇到了一个“恩客”将她“赎”了出来。虽说老鸨感恩客,但没有一个老鸨不是见钱眼开的角色,老鸨见眼前这个还算是老实巴交的男人送上来一笔不小的钱,脸色马上变了。钱进兜,也就顺水推舟做了好人。这个“恩客”也不是很富裕,是住“亭子间”写言情小说的小文人,只是看中了这位长得清秀的苏州姑娘,才娶她为妻。第二年就生下了一个与她母亲长得一样清秀、讨人喜欢的女儿。女儿长到16岁,已是鲜嫩水灵、肌肤白皙的大姑娘了,绰号叫“剥壳鸡蛋”,这一名称没有贬意,所以有朋友叫伊,伊也勿生气,算是默认了,因为有恣色,身边总是围着一群红头苍蝇般的小男人,有钱的真“小开”,缺钱的“柴灶小开”“煤炭小开”(上海人讽刺卖煤球炉出身又要冒充有钱的青年),还有黑道大亨跟班的“小抖卵”(小流氓)。这些社会上的混客朋友,老是拉着曼丽出入舞厅、饭店、咖啡馆,吃吃曼丽“豆腐”,曼丽也乐得混迹其间,有吃有喝,又不用自己花钱,有时还能弄点小钱给老妈老爸。两老本来生活就拮据,眼开眼闭,由自己的花枝女儿逍遥去,特别是母亲总想女儿这个样子总比自己年轻时强得多了。

黄国杰就是在大马路的水晶宫舞厅里搭识杜曼丽的。黄国杰不仅有钱,还有势,那些“小抖卵”哪里是他的竞争对手,杜曼丽也很快“黏”上了这个体格强悍、出手阔绰的“款爷”。杜曼丽不光是有吃有喝,更有穿,今天手上了个晶光透亮的红宝石钻戒,明天换了一身时髦的旗袍,弄得那些“小抖卵”眼乌珠巴登巴登地干瞪。

“皇宫”里一男三女,生活中少不了好戏连台。在黄国杰的眼里,老大杏芬是尊菩萨,老爷子钦定,是要供起来的。杏芬表面上百事不

管,显示出乐得清静样子,但她的脑子清爽得很,“皇宫”大屋里的一切人与事都瞒不过她的眼睛,在众人的眼里,她有气度,不仅衣着得体,显现出大人家出身的风度。她有两件东西是从不离手的,一是佛珠,二是麻将。老三梅香是最为得宠的,出身宁波穷读书人家,读过大学,还为夫君生了一个大胖儿子,这是她的“护身符”,也是她受国杰青睐的重要原因,大姐杏芬因自己没有为黄家留一子二女,也是因这个“黄家之根”之故,在生活上也时时护着梅香。老二杜曼丽则不同,她在黄国杰身边除了“作”还是“作”,她“作”的无非是物质享受,手头要多点钱,身上要有点点,脖子上要多点金、银。她有点姿色,在男人世界吃得开。

“皇宫”朝南背北,阳光充足。客厅正面中堂上挂一幅“猛虎下山”国画,左右两旁有立轴条幅。那虎头虎眼怒视前方,威风凛凛的,凡刚进“皇宫”的生客一见此画真有望虎生威、给人一种下马威之势。正厅靠墙一长条檀香木长条桌,上有几件玉雕摆设,左边一雕花长立桌,是太太摆香火的地方。太太逢观音娘娘生日等吉利日子,她都会点上香火,阿弥陀佛的念上一阵,有时一大早还要佣人秀姑陪着去城隍庙、静安寺去烧头香。客厅里最醒目的要算是放在正中的一张红木八仙桌了,这张麻将桌四边都有一道高出台面二厘米左右的楞码,四面有四只小抽屉,小抽屉是放筹码与钱的。桌面上铺着考究的毛毡,来“皇宫”搓麻将的人都会看到,这里与别的人家不一样的,在这张考究的毛毡之上还铺有一浆烫得刷平的麻将台布,台布四周有布条,紧紧绑扎在四只台脚上,这是太太专门请裁缝特制的麻将布,台布绷得紧不紧,每次搓麻将前,太太们总要拿出一枚硬币抛在桌子上,看它能不能蹦起来,蹦起来说明绑紧了,否则,台布要重新绑一遍,等到绑紧了,因为手感好,太太们总会叫一声“扎劲,扎劲”(上海话:舒服),而边上的那道楞边,则可以用来稳定毡毯。太太杏芬还请铜匠专门打制了一根弯曲的吊钩,这是太太的专利,是用来打“盲牌”的。所谓“盲牌”就是每人每打出一张牌都挂在铜勾上的吊篮里丢。此种打法老上海称之为“外婆麻将”,在上海滩也是不多见的,只有那些记性特别好的“老外婆”敢于如此打。

## 15.约会

常若雨一时没了主张,在母亲的逼迫下,电话了方亮。“别急,若雨,你降价吧,夏天快到了,趁着天热赶紧低价卖掉,你不会亏的,就是也没多少好赚了。”挂断电话,常若雨把这句话告诉了母亲,母亲听了以后脸上还是残存着愠怒,“也只好这样了,就当是锻炼身体减肥吧,顺便给你那网店增加点信誉,别为这件事情破坏了心情,晚上还要去相亲呢。”

常若雨从内心的挣扎中回过神来,是啊,说穿了还不是小事一件吗?她内心升起一种对晚上约会的期待,实足年龄27岁,虚岁已经28的大姑娘了,已经很想出嫁了,只是不想找个没感觉的人随便就把自己给嫁了。

她回到自己的房中挑选衣服。“喏,这件不错。”母亲递给她一件手工绣花的白色棉质连衣裙,“一个人好不好看关键在于气质,这条裙子最能衬你的气质,清纯灵气,今晚就穿这件。”

夜幕降临,常若雨洗了把澡,换上白色连衣裙,飘逸的长发垂下,一走路,就自由摇摆,看得常妈妈心花怒放,“看我女儿就像是乘着祥云飞落凡间的仙子,那男孩一定能看上你。”常爸爸的嘴角也止不住溢出笑纹,在一边由衷地附和着,“是的,跟仙女一样。”常若雨知道,每个父母看自己的子女都觉得像仙子下凡,那是因为心中充满了爱。她知道自己长得还行,但绝不会认为自己美若天仙。

江阿姨常若雨认识,所以妈妈就不陪着了,她一个人踏着夜色朝咖啡馆走去,只需要一刻钟的路程。冰洁的月光如水一般泼洒下来,常若雨心中涌起一股诗意的美感,她放慢了脚步。江阿姨和那个社科院的男士已经到了,男士看到她,明显眼睛一亮,江阿姨一看有门,就借故离开了。

常若雨坐在他对面,感觉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男人没有很出众的相貌,同样不能让女人一见钟情。在这一点上,男女的感觉是一样的。

“你好,我叫贺存礼。”男人隔着桌子朝她伸出手来。常若雨握了一下,“你好,我叫

常若雨。”“江阿姨说你以前是白领,后来辞职自己创业了?”贺存礼笑着问,常若雨觉得他的笑容有点怪怪的,不舒服的感觉。“谈不上自主创业,就是开个淘宝店而已,刚开始。”“淘宝店?”贺存礼吃了一惊,眼光里透着一丝隐晦的鄙夷。

这种目光刺伤了常若雨,让她对这个男人仅存不多的好感顷刻被恶感所替代。“是啊,希望可以做好吧。你呢?社科院清水衙门,你没办法改变窘境吗?”“窘境?”贺存礼眼镜片后面的眼珠子都快弹出来了,“这是高尚的职业啊,怎么能用俗气的金钱来衡量呢?”“高尚?”常若雨的嘴角凝聚成一个讥讽的笑容,“谁跟你这么说的?”男人一时语塞。

“听江阿姨说,你32岁了还没结婚,是因为以前的女朋友嫌弃你没钱没房子?你干嘛不让她体味体味你高尚的职业呢?或许可以感化她。”贺存礼一动不动,仿佛凝固了。他想不明白何以一个看上去这样清新的女孩子说出来的话可以这样尖锐,笑容可以这样世故。

不愉快在空中蔓延,占据了两个人的心,若不是为了礼,占满了雨几乎想抽身离开了。若不知道男人是怎么想的,是不是也想拔腿就走。冷场的环境很难熬,常若雨扭头看着窗外的天空,没有星星,只有一片黑暗的混沌。也不知道是怎么熬到回家的,妈妈赶紧过来问长问短,但常若雨感到很累,只想上床睡觉。

第二天一早,妈妈就板着脸带给她一个消息:贺存礼说他们是两个世界里的人,他需要的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女朋友。

仿佛一大桶凉水从头上浇下来,常若雨顿时感到从骨头里冒出一股冷气——这个男人怎么可以这么没素质,诋毁别人来抬高自己。他说他需要的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女朋友,不就是说她又无知又低俗吗?妈妈是个要面子的人,这样一来,她还怎么在江阿姨面前抬起头来啊。她后悔自己不该心软,应该昨晚就让妈妈打电话给江阿姨,说这个男人不但冥顽不化,还自以为是,并且连基本的礼节都不懂。昨晚还残存着对这个男人一点点的内疚之情,就这样被他的一句话给彻底毁掉了。

## 小店开张三周年

凌寒

